

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
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1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的故事/(苏)帕乌斯托夫斯基著;非琴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ISBN 7-5434-3898-4

I. —… II. ①帕… ②非…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225 号

书 名	一生的故事
作 者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翻 译	非 琴
责任编辑	孟保育 高树海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5.125
字 数	116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3898-4/I·505
定 价	72.00 元(共六部)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几 句 话

不久前我翻阅《托马斯·曼文集》，在他论作家劳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表达的只是我们自己，讲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可是原来由于和周围人们的深刻联系，由于和周围的人具有本能的共同性，我们却创造了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这种超越个人的东西，就是我们作品中所包含的最好的东西。”

真该把这几句话作为大多数自传性作品的题词。

作家表现自己，也就是表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是一条简单的和不容置辩的规律。

这部作品包括六篇自传体小说：《遥远的岁月》、《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一个未知的时代的开始》、《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投向南方》和《漫游的书》。同一主人公和同一时代把这些小说联结在一起。这些小说叙述的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事。

前 言

对于所有著作，特别是自传性质的作品，有一条神圣的规则——只有到作者能讲实话的时候才应写。

就其实质而言，每一位作家的创作，同时也就是他的自传，在某种程度上以想像力加以改变了的自传。这种情况几乎永远如此。

于是，写成了六部自传性的作品。我预见将来还会有几部这样的书，但能否写成，那就知道了。

我想用一个早就使我不安的想法来结束这篇短短的引言。

除了一切符合事实的、我的真正的自传，我还想写一部可以称之为虚构的、我的第二部自传。在这部虚构的自传里，我愿在我经常幻想、但又是徒然幻想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和人物当中描写自己的一生。

但不管将来我能写出什么作品，现在我却希望这六部小说的读者能体验到在过去的岁月里支配着我的那种感情——感觉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的魅力。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一 生 的 故 事

第 一 部

简 介

《一生的故事》是俄罗斯杰出的抒情散文小说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代表作,帕氏的小说具有抒情散文的笔调、诗的意境,给人以沁人心脾的美感享受,曾打动过无数读者的心。三十年前帕乌斯托夫斯基就以《金蔷薇》一书蜚声中国,至今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金蔷薇》就是《一生的故事》,是《一生的故事》的一部分,因为这两部作品有不少共同之处。《一生的故事》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体纪实长篇小说。因为作者本着“讲真话”的原则进行创作。所以,《一生的故事》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是一部“一切服从事实的真正自传”。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文艺界的状况有着重大的认识价值。作品保持了帕氏一贯的风格,叙事娓娓道来,文笔清纯而富于诗意,耐人品味,是一部非常值得细细一读的好书。

■ 责任编辑\孟保青 高树海

■ 装帧设计\慈立群

■ 第一部 遥远的岁月

■ 第二部 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

■ 第三部 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

■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 第五部 投向南方

■ 第六部 漫游的书

目 录

第一部 遥远的岁月

父亲的死.....	1
我的祖父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	11
鲫鱼	19
胸膜炎	25
去琴希托霍瓦旅行	29
粉红色的欧洲夹竹桃	37
接骨木小球	49
圣斯拉夫大街	59
冬天的景色	68
海军士官候补生	78
天堂是什么样子	84
布良斯克森林	91
小蹦豆儿	99
林波波河的河水.....	110
第一诫.....	122

菩提树花·····	132
我当然还是个孩子·····	145
小红灯·····	157
荒凉的塔夫里达·····	165
崩溃·····	181
炮兵专家们·····	190
伟大的悲剧演员基恩·····	197
独自一个人在大道上·····	205
荒野巷·····	209
秋天的战斗·····	215
“活的”语言·····	220
“中学生先生们”·····	229
鹰钩鼻子的国王·····	237
徒劳无益·····	242
布拉金卡河畔的小旅店·····	250
外祖母花园里的梦·····	273
“黄金一般的拉丁语”·····	284
人文科学的教师们·····	290
剧院里的枪声·····	298
拉兹古利亚依·····	306
一篇内容空洞的短篇小说·····	326
中学毕业证书·····	332
雷电交加的黑夜·····	342
小剂量的毒药·····	352

第一部 遥远的岁月

我的一生，还是你
是我的梦境？^①

——谢尔盖·叶赛宁

父亲的死

当来了一封电报，说我的父亲已经在白采尔科维^②附近的戈罗季谢庄园里奄奄一息，这时我是基辅中学一个毕业班的学生。

第二天我乘车来到白采尔科维，住在父亲的老朋友、邮局局长费奥克季斯托夫那里。他是个老头儿，留着长长的大胡子，眼睛近视，戴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穿一件破旧的邮政部门的制服上衣，领章上有铜号和闪电相互交叉的标志。

① 引自叶赛宁的诗：《无题》。

② 基辅州的一个城市。——译者

三月将尽。细雨霏霏。光秃秃的杨树矗立在雾霭之中。

费奥克季斯托夫对我说，夜晚水流湍急的罗西河里冰已经流动了。我父亲临终时所在的那座庄园就在这条河中间的一个岛上，离白采尔科维有二十俄里^①。有一条石坝——石堰——穿过河流，通往庄园。

眼下春汛正在漫过石堰，波涛汹涌，当然，谁也不会同意送我到岛上去，就连最大胆的马车夫也绝不会同意的。

费奥克季斯托夫好长时间在考虑，白采尔科维的马车夫中哪一个是最大胆。费奥克季斯托夫的女儿、中学生季娜正在昏暗的客厅里用心弹钢琴。橡皮树的叶子被音乐声震动得簌簌作响。我望着茶碟里一小片发白的、挤干了的柠檬，默默不语。

“那有什么呢？咱们去叫布列格曼、那个敢于冒险的老头儿来吧，”费奥克季斯托夫最后决定。“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费奥克季斯托夫的办公室里堆满一册册封面烫金的《田地》周刊^②。不一会儿，马车夫布列格曼——这个白采尔科维里“最敢于拼命的老头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身体结实、个子矮小的犹太人，留着稀疏的胡子，生着一双浅蓝色的猫眼。被风吹得皮肤粗糙的双颊红通通的，好像两只乐园苹果。他一只手里转动着短小的鞭子，带着嘲讽的神情听着费奥克季斯托夫说话。

“哎呀，糟糕！”他最后用假声说。“哎呀，真糟，费奥克季斯托夫老爷！我的车是轻便马车，马的力气也小。茨冈人的马！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② 《田地》周刊是1870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杂志。——译者

它们不能把我们拉过石堰的。马会淹死，马车会沉到水里，年轻人也罢，老马车夫也罢，都会淹死。甚至谁也不会在《基辅思想报》上登一条消息，提到这次死人的事。这正是我受不了的，费奥克季斯托夫老爷。不过，去嘛，当然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去呢？您自己也知道，马车夫的一条命总共值三卢布。——我可不会对天发誓，说是值五卢布，或者比方说吧，值十卢布。”

“谢谢，布列格曼，”费奥克季斯托夫说，“我知道您会答应。您是白采尔科维最勇敢的人嘛。为此，我要给您订一份《田地》周刊，一直订到年底。”

“好吧，既然我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布列格曼冷笑着尖声说，“那您最好是给我订一份《俄罗斯残废军人报》^①。在那上面我至少可以看看世袭兵和获得乔治十字勋章的人的故事。过一个钟头马就会牵到台阶前来，老爷。”

布列格曼走了。

我在基辅接到的电报里有一句奇怪的话：“从白采尔科维带一个神父或教士来——什么人反正都一样，只要他肯来。”

我了解父亲，因此这句话使我感到担心和不安。父亲是个无神论者。由于他嘲笑天主教教士和神父，他经常和我的外祖母发生冲突，外祖母是波兰人，和几乎所有的波兰妇女一样，是个狂热的信徒。

我猜到，坚持要请一个神父去的，是我父亲的姐姐费奥多西娅·马克西莫芙娜，或者照大家对她的称呼：多吉娅姑妈。

除了死前宽恕罪过的仪式，她摒弃一切宗教仪式。对她来

① 1813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军人报纸。——译者

说,代替《圣经》的是一本谢甫琴科^①的《科布扎歌手》,这本书藏在一个包着铁皮的小箱子里,像《圣经》一样,也已经发黄,而且滴上了一些蜡烛油。夜里多吉娅姑妈有时取出它来,在烛光下看《卡捷琳娜》,并不时用深色的头巾擦擦眼睛。

她为像她自己的命运一样的卡捷琳娜的命运伤心落泪。在农舍后面、春汛潮湿的小树林里,她儿子的坟墓上已经绿草返青,很多年以前这个“很小的小伙子”就离开了人世,那时候多吉娅姑妈还完全是一个年轻少妇。照当时的说法,这个小伙子是她的“私生”子。

多吉娅姑妈所爱的一个人欺骗了她。他遗弃了她。但她对他却至死忠贞不渝,而且一直在等着他回到她身边来,在她的想像中,他回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定是贫病交迫,受尽生活的屈辱,她要狠狠地骂他一顿,最后还是把他收留下来,亲切地照顾他。

没有一个神父同意去戈罗季谢,都推说有病或有事。只有一个年轻的天主教教士答应了。他事先告诉我,要我们顺便到教堂里去取圣餐,好给垂死的人行圣餐礼,而且警告我,不能和带着圣餐的人说话。

教士穿一件下摆很长、带丝绒领的黑色长袍,戴一顶奇怪的、也是黑色的圆帽子。

教堂里昏暗、寒冷。刻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脚下挂着一束红艳艳的纸制玫瑰花,向下低垂着。没有点上蜡烛,没有钟声和持续不断的管风琴声,教堂很像在枯燥无味的白天的光照下

① 塔·格·谢甫琴科(1814—1861),乌克兰诗人、画家。——译者

剧院里的布景。

起初我们坐在马车上默默不语。只有布列格曼吧嗒着嘴吆喝那两匹骨瘦如柴的枣红马。他跟所有马车夫一样，吆喝的时候不是喊“驾”，而是喊“喔”，雨在低处的花园里哗哗作响。教士拿着裹在黑色羽纱里的圣餐盒。我那件灰色的中学生制服大衣已经湿透了，完全变成了黑色。

细雨如烟，雨烟之中，布兰尼茨卡娅伯爵夫人的著名的亚历山大花园似乎觉得一直升到天空。这是一些面积很大的花园，费奥克季斯托夫对我说过，其大小和凡尔赛宫相仿。花园里的雪正在融化，寒冷的水蒸汽笼罩着树木。布列格曼回过头来说，这些花园里有野鹿。

“密茨凯维支^①很喜欢这些花园，”我对教士说，忘记了他一路上应当保持沉默。

我想对他说点儿什么愉快的事情，以感谢他同意踏上这一困难而又危险的旅程。教士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变得泥泞不堪的田野里已经积起了雨水。飞过的寒鸦倒映在积水里。我竖起大衣领子，在想父亲，在想我对他了解得是多么少。他是个统计员，几乎终生在各个不同的铁路线上服务——莫斯科—布列斯特线，彼得堡—华沙线，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线，以及西南铁路线。

我们经常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莫斯科到普斯科夫，后来又 到维尔诺，以后又到了基辅。无论在哪里，父亲和上司都不能和睦相处。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性情急躁而又善良的人。

① 密茨凯维支(1798—1855)，波兰诗人。——译者

一年前父亲离开基辅，到奥廖尔省布良斯克的一家工厂去做统计员。任职不久，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父亲突然辞去工作，到祖父从前的戈罗季谢庄园去了。他的弟弟、乡村教师伊利科和多吉娅姑妈都住在那里。

父亲的无法解释的行为使所有亲属都感到难堪，最难堪的是我母亲。当时她和我哥哥住在莫斯科。

父亲来到戈罗季谢以后，过了一个月害病了，瞧，现在已经进入弥留状态。

道路沿谷地向下。在谷地尽头可以听到不间断的哗哗流水声。布列格曼在车夫座上感到不安了。

“石堰！”他压低了声音说。“现在向上帝祈祷吧，乘客们！”

一拐弯，突然看到了石堰。教士欠起身来，抓住布列格曼褪了色的红宽腰带。

水流夹在花岗石峭壁之间，轻快地急急奔流着。在这个地方，罗西河奔腾咆哮，疯狂地冲出阿尔滕群山。水流犹如一堵透明的围墙漫过石坝，挟着轰然巨响跌落下去，摔成冷冰冰的水尘，好似蒙蒙细雨。

河对面，石堰的那一边，几棵高大的杨树仿佛要腾空飞去，一座小房子隐隐约约闪着白光。我认出了儿时曾居住过的岛上的庄园，——它的村边园地和篱笆，井上的打水吊杆和岸边的礁岩。岩石把河水分割成一些单独的汹涌的急流。我和父亲曾坐在这些岩石上捕捉有一对长须的鲟鱼。

布列格曼在石堰旁让马停下来，下车去用鞭柄整理了一下挽具，不信任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轻便马车，摇了摇头。这时教士第一次违背了要保持沉默的誓言。

“耶稣-玛利亚！”他轻轻地说。“我们怎么过去呀？”

“喂——喂!”布列格曼回答。“我怎么知道呢?请您安安静静地坐着吧。马已经发怵了。”

两匹枣红马仰起头来,打着响鼻,走进湍急的水流里。河水咆哮着,把轻便马车冲向没有任何阻拦的石堰边缘。马车侧过来,斜着往前走,铁轮箍发出辘辘的响声。马浑身发抖,坚持着,几乎卧倒在水里,以免被急流冲倒。布列格曼在头顶上方挥动着鞭子。

石堰中间水流最急,甚至发出金属般的响声,马在这里站住了。泡沫翻滚的流水好似瀑布,就在细弱的马腿边咆哮着。布列格曼用仿佛要哭出来的声音喊叫着,残酷地鞭打那两匹马。马向后一退,把马车推到了石堰的边缘。

这时我看到了伊利科叔叔。他骑着一匹灰马从庄园向石堰疾驰而来。他不知在喊什么,并且在头顶上挥动着一捆细绳索。

他骑着马走上石堰,把绳索扔给了布列格曼。布列格曼匆匆把绳子拴在车夫座位底下,于是三匹马——两匹枣红马和一匹灰马——终于把马车拉到了岛上。

教士照天主教的方式,大幅度地挥动手臂,画了个十字。布列格曼对伊利科叔叔眨眨眼,说人们将长期记得老布列格曼这样的马车夫,我却问,父亲怎么样了。

“还活着,”伊利科回答,并且吻了吻我,他的大胡子搔痛了我的脸。“在等着。你妈妈——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呢?”

“我给她往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大概,她明天就会到了。”

伊利科叔叔看了看河。

“在涨,”他说。“糟糕,我亲爱的科斯季克!唉,这种情况也许会过去的。咱们走吧。”

多吉娅姑妈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迎接我们,她穿一身黑衣服,